

零损害战争

*A.P.V 罗格斯

毋庸置疑，北约组织的政治军事策划者 1999 年在科索沃进行的空中战争应该严格遵照武装冲突法。“目标完全是军事性的——每一步行动都避免附带损害——飞机只在确信能准确击中目标的时候开火——在第一轮空袭中有的飞机没有扔下炮弹就返回了。目标都是经过谨慎考虑为避免附带伤亡而挑选的。”¹

“另外，这个星期我一直声明我们的目的是击中目标并且尽量避免对周围区域造成的附属的损害。你们也都看见我们投下的炸弹和导弹的效果了。我们要求击中目标，执行任务的士兵必须确信在靠近地面的过程中能一直看清目标，如果他不能熟练地击中目标他就把炸弹带回来。”²

“战争法则和对附带伤亡的考虑是由政治首领严格制定让我们来执行的。我们的人员的纪律是除非能够清楚辨认出为他们指定的目标并且清醒地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否则不能投放武器。”³

武装冲突法专家一致赞同上面阐述的观点。

虽然云层遮盖导致一些问题，空袭人员必须要采取足够注意确保只有军事目标被击中。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有些情况下仍然会造成附带损害。⁴但是，大体上，形势是越来越好的，但一个车队被北约飞机从 15,000 英尺击中的事件提出了武装冲突法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一个攻击者来说什么才是他应尽的义务，以使他攻击前确认攻击对象为军事目标？

背景

直到本世纪空中力量发展之前，战争主要是陆军或者空军的短暂但血腥的较量。平民深受前线部队及撤退，驻扎和征用的困扰，但他们很少直接被战争影响，除非他们是一个被军队包围的城镇的居民。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战中，他们通常从前线撤退到炮火以外的区域。

空中战争使得交战方能在敌人后方准确地进攻敌人的信息和后勤。通过切断敌人的增援部队的燃料、食品和弹药大大削弱敌人的战斗力。然而，用这种方法击中的地区很可能是平民聚集的地区，因此提高了平民伤亡的风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人员伤亡还非常的严重，因为那个时候坦克才刚被使用，只有人员的数目多——才能允许这样的损失——能够经历炮火弹雾和枪林弹雨而最终赢得胜利；平民伤亡相对而言则比较少。⁶ 这种情况将要改变。战争的最高指挥官当然会为他们的死伤者感到难过，但是击败敌人的军事责任感会使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而职位低一些的指挥官——下一场战争中将会被提拔的人，决定要保证在未来的战争中减少伤亡人数。

别的方面也在进行改变。二战中大量的机动征募部队投入战场，他们对机械化的不断增长的依赖性意味着平民不得不被雇用在工厂生产武器，战船以及军用飞机，他们的其他军

* 作者是位于剑桥大学的劳特派特国际法研究中心成员，之前是英国军队法律服务部门的主任。

¹ 杰里米·施，1999 年 3 月 26 日北约新闻简报。网址：www.nato.int

² 空军准将戴维·韦尔比，1999 年 4 月 1 日北约新闻简报

³ 空军总司令理查德·约翰士，“新时代的空军力量”，《皇家文科学会学报》，1999 年 3-4 期，第 99 页

⁴ 在 Aleksinac，一个炸弹投在了离目标 600 米的地方。同样的事情还有 4 月 12 号一颗导弹在一辆从贝尔格莱德驶向 Thessaloniki 的火车通过 Leskovac 附近的铁路桥时击中了它。

⁵ 实际上，1868 年圣彼得堡宣言宣言声明战争唯一合法的目的在于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为此目的，战争可以造成最大可能人数的伤亡。

⁶ 英国空军经动员后的军事力量共 890,000 人中有 90,8371 名军事战役死亡人员和 209,0212 名受伤人员。

备和组成部分，并在军事基地生产车船的燃料和原材料比如造船所需要的钢。军事打击的重点从敌人的战斗人员转移到了战斗人员所依赖的设备和供应，但是这样就会造成敌人平民的大量的伤亡。虽然武装冲突法仍然保护人们不受直接的攻击，但是对于由于攻击战争设备而造成的附带损害则没有提供保护。投弹仍然远远称不上精确。

游击战争中，战士和平民往往混为一体，引起平民伤亡的机率更大。这种后果在 1945 年后的许多冲突中可以看到。游击队员们喜欢以平民的身份在针对敌人的弱点发起攻击，通常成功地采用埋伏等战略。他们的对手，即常规部队，发现辨认和抓住游击队员非常困难，于是倾向于过度的反应或者用更加厉害的武器去报复平民。当游击队员，自由战士或者其他武装派别卷入一场城市的或者人口密集的地带的战争的化，情况就更加恶化。常规部队不能够很好地调度他们的装甲车辆，同时他们的对手以平民建筑为掩饰，可以部署在近距离内非常有效的轻武器和反坦克手榴弹。这类的战斗必然造成平民伤亡，不仅仅是指参加战斗的部队而言，还包括作为人质的平民。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提议建立符合武装冲突法原则的安全走廊，允许平民逃脱格罗兹尼的战斗。当然，这些走廊不但要本质上安全，而且，更重要的是由国际组织例如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或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监控。

我们可以理解现在有些军事指挥者不愿意让他们的下属遭受附带风险，这种态度提高了对平民造成危险的可能性。这种态度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据报告说，在 1995 年 1 月俄罗斯军队攻占车臣首府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后，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说，俄罗斯在依靠大量使用火力以减少士兵伤亡，同时使用火炮和空军“摧毁车臣武装分子和他们的营地”。据估计俄罗斯已经使用了 10 万人的部队对付车臣首领马斯哈多夫，他拥有 2 万到 3 万经验丰富并持有轻武器的游击战士。⁷

目前国际上关于减少军人伤的压力不断增长，特别是在西方，然而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很可能与此背道而驰。事实上，人们的期望是如果有伤亡的话，也要极少，对那些没有直接受到军队行动威胁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英国 9500 人的特遣部队在 1982 年收回 Falkland Islands 的战役中有 256 人阵亡和 777 人受伤。⁸ 英国民众接受了这一事实，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英国的利益处于危急之中。但是在 1991 年海湾战争和 1999 年科索沃战争中，民众的忍耐力降低了，因为两者中没有一场战争直接影响到他们。在这两场战争中，英国将士伤亡很少。海湾战争中英国将士死亡 17 人⁹，而在科索沃战争中则根本没有人死亡。¹⁰

虽然有外交上的努力和国际律师们对平民安全性的强调，这些发展趋势仍然造成了平民相对于军人的伤亡比率在武装战争中不断增长。¹¹ 公众对平民在战争中伤亡的关注从越南战争后也不断增长。媒体经常是和战事发生的同时进行报道，对公众有着迅即的冲击。这就是所谓的“CNN 因素”。公众被妇女和儿童在战争中被杀害和伤害的画面所震惊，因此可能对这样的伤亡不能接受，特别是当他们认为国家的利益并不处于危急之中时更是如此。加上他们对智能化武器的期望的话，情况还要极端些。当北约空军在科索沃进行袭击的同时，民众的不愉快是明显可以感受的。这可以造成取消空中打击的压力。

关于战争的方法和手段的要求

⁷ 独立，1999 年 11 月 4 日

⁸ 同上注（注解 6），第 80 页

⁹ 同前，埃力克·德施米德，《关键因素》，赫德和斯道顿出版社，1999 年。伊拉克军人损失超过了 10 万人而联合部队总共只有 192 人阵亡，其中 35 人死于联合部队内部“友邦的炮火”，两人死于拆卸炸弹。“用军事术语说，这样的比率叫做零因素。”

¹⁰ “北约以己方在战斗总无人死亡赢得了科索沃战争，只损失了两架飞机”，尼克·库克，“极端的战争”，载于《简式国防周刊》，1999 年 6 月 7 日。两个廓尔喀族工程师，加里斯·伊万和斯格特·巴拉热姆·莱，在处理装着炸药的军械时牺牲。

¹¹ 根据瑞士平民保护联邦办公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和平民死亡的比率是 200: 1；第二次世界大战奖金 1: 1，在越南战争中则是 1: 20。M. 萨瑟里/A. 鲍威尔，《在战争中法律如何起到保护作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日内瓦，1999 年，第 145 页。

因此政治和军事上对武器和战略的要求是只要可能,应阻止己方的伤亡,准确地击中目标,减少意外的死亡并把损害减少到绝对的最小值。¹² 也就是:“在一个新的世纪里关于空中力量的下一个关键因素是提高平衡能力武器的发送的精确性以获得最大的战略效益,同时造成的附带伤亡应最小并且对武器运载者和发射者来说风险最低。”¹³

智能武器,一剂通用的万应药?

在 1991 年的海湾战争中,皇家空军“旋风”飞机最初用来攻击伊拉克飞机场,从目标的上方低空投下 JP233 颗炸弹.低空攻击意味着击败敌人的雷达并出乎敌人的意料.但是皇家空军在 7 天里损失了 5 架飞机,因而飞机转从超出防空机枪范围的 20,000 英尺高空投掷 1,000lb 铁炸弹,但是这个高度也造成了命中率降低.¹⁴作为对智能科技的回应,皇家空军使用装配有能指示很微小的目标的激光靶的“海盗”飞机和“旋风”一起运送激光导航的武器,将附带伤亡减到最小.热成像和激光指示发射架被仓促地投入使用.这些改变极大地提高了击中对象的准确率。¹⁵

有人反驳说防区外发射武器从战争中除去了任何人性的成分,而成为一种有着冷静的精确度的冷漠残酷的活动.对目标的打击提高一步,袭击者对其中的人员伤亡的意识就减弱一步,因为他看不到袭击的效果.有时候这种情况会导致战争失去人性.也有人认为工作人员发射的 stand-off 武器袭击的是没有生命的物体,比如飞机场和桥梁,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样做使地面事物的毁灭使他们陷入困境,他们没有意识到附带的伤亡的问题。¹⁶当然这在智能科技中并不总是事实.“海盗”使用的激光指示系统内置的录像机在导航员引导激光指示到目标的时候记录出现在导航员屏幕上的东西.结果是全体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能够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¹⁷

媒体对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空袭中的报告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部署了智能化武器,这些武器完全精确.当然,这远不是事实.智能武器能够达到发送的高度的精确,但是这种能力只是影响准确击中目标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空中防御方法的效果能够使得导弹偏移航道;机组人员在武器发射操作过程中的压力,例如避免地对空导弹;辨认提议目标的身份的能力;¹⁸从空中辨认和击中地面目标的技术问题;导航系统失败的可能性;目标确认技术的限制;¹⁹另外普通人容易失误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一次袭击的后果.引导和侦察系统通常也会受到云、雨或者烟的影响。²⁰而且,即使目标被准确击中,也不意味着不会有附带性

¹² “虽然这样的错误是无可避免的,观察员主张,早期公众普遍地信仰现代监测能力和智能化武器能减少附带伤亡当没有发生平民伤亡的时候会增强对轰炸战争的反应,并且当政治家要求停止攻击的时候会导致巨大的压力。……假如政治家坚持最小程度一甚至是零的一就他们的军事人员的消耗率而言,在将来的空中战役中,一种新武器的范围,包括UCAVs,需要在一旦技术允许的时候就引进.军队可选择的方法是鼓舞民众一政治家,媒体和类似的大众一和在设备和战略支持有人驾驶的近空和在战场上空中封锁任务低的和高的。库克.上注(注解 10).

¹³ 约翰士,上注(注解 3),第 96 页

¹⁴ 查尔斯·艾伦,《1 雷鸣和闪电》,(英国)皇家文书局

¹⁵ 同前,第二期,第 81 页

¹⁶ 同前,第 137 页:“全体机组成员通常为他们远离他们的炸弹或者火箭造成的破坏而感到安慰。”

¹⁷ 同前,第 133 和第 134 页:“他们真把它带回家了……我们真的杀了人。”

¹⁸ 根据皇家空军中校格里格·贝格威,“精密武器”,皇家空军空军力量评论,1999 年春,第 7 页,贝尔格莱德艾尔菲尔多斯燃料库被估计为一个联络点,盟军并不知道,它同时也被用为一个平民躲避空战的掩体.1999 年 5 月 7 日位于贝尔格莱德的中国驻大使馆被错误地击中,原因是错误的情报把它划在设定好的范围内并在以后的检查中未被注意。《独立》,1999 年 5 月 11 日

¹⁹ 敌人的军事设施的热学的,声学的或者雷达的“蓝图”编进了武器的记忆程序.上注引文(注解 18),第 7 页。

²⁰ 除了新的美国联合直接攻击武器(JDAM),该武器能在高于云层的高度部署袭击.科索沃战后评论联合声明,国防部,1999 年 10 月 14 日。

的伤亡。²¹

考虑到智能武器的代价，²²他们倾向于节俭地运用它。在海湾战争期间只有约总吨数 90% 的由精密军火组成的武器被空军运送到战略或者运作程度上的目标。²³

自治武器，²⁴ 例如巡航导弹，可以看作对准命中目标问题的最好答案，但是他们通常不能提供攻击对象的影像而且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它们不能适应最后关头的形势的变化。甚至反战略目标也会极有问题，例如当一个平民难民纵队在自治武器击中桥的时候正从桥上经过。这种情形在武器被视线引导到目标的情况下可以避免。反流动目标，例如敌人的地面部队，自治武器不容易有效部署。更老的系统如铺路系统在这些情况下更为灵活。²⁵

看上去智能武器既不是附带伤亡所需要的答案也不象公众本来相信的那样好。他们当然比不具备智能的武器的准确发送能力要高，但是有其他各种不同的因素影响意外损害的可能性，“圆概率误差”包含有这种风险，虽然在减少，但没有杜绝，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区域。自治武器带来的不灵活问题意味着在可预测的将来在许多情况下人在引导武器寻找目标过程中人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1999 年 4 月 14 日的事件

1999 年科索沃冲突中，飞行员先开始在 1,5000 英尺高空袭击目标，以减少他们的危险，在此高度他们超出大多数便携式地对空导弹和防空炮射程之外，²⁶ 直到后来南斯拉夫防空力量被严重削弱，他们则开始在低空安全飞行。²⁷

1999 年 4 月 14 日，北约飞行员，在科索沃上空 1, 5000 英尺飞行，看起来像在寻找机会攻击目标，击中了他们认为是一个军用车辆纵队的主要车辆。接下来的日子无数媒体报道说一个难民纵队在接近 Djakovica。BBC 世界栏目²⁸的图片展示了在 Meja 附近村庄的大屠杀。根据塞尔维亚的报道，64 个平民被杀，包括 3 名护送他们的塞族警察在内。塞族人控制的位于 Pristina 的媒体中心声称，一个更小规模的难民纵队又一次在从 Prizen to Djakovica 的路上被击中，6 人死亡，11 人受伤。4 月 15 日那天，北约发言人杰米·施，对前一天发生的在 Prizen and Djakovica 之间的袭击事件深表遗憾。²⁹

接下来的几天发生了让人对这一事件困惑的事情。幸存者提到一架米格飞机地空袭击，记者们则谈论机枪或者大炮。罗伯特·非斯克，北约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访问了在

²¹ 上述引文。(注解 14)，第 81 页；“……实际上你不可能进行一场外科手术般的战争。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炸弹沿着一根电梯的垂直升降机并降落只是幸运。可能有圆概率误差——一个电脑错误概率——可能 30—40 英寸，这可以造成你瞄准的地方和下一个住满平民的们之间的不同。”相关地，其他作者给“圆概率误差”下的定义是“可能发生的圆形的错误”，也就是，一个圆形的半径集中在目标范围内 50% 的所有的炸弹将要着陆的地方。贝格威尔，上述引文。(注解 18)，第 14 页。贝格威尔，第 8 页，也作了评论“500 磅弹药弹头并不构成弹孔外科手术！”

²² 同前，第 13 页，引证造一个筒丹的全球定位系统引导的炸弹要花 9000 美元，造一颗布洛克三代印第安战斧导弹要花 20 万美元。

²³ 同前，第三页。

²⁴ 贝格威尔下了定义，上述引文。(注解 18)，第 14 页，如同那些要求所要求的没有人在飞行最后阶段输入命令。

²⁵ 1999 年 4 月 18 日北约新闻简报中披露了一个事件，一飞行员在对一雷达目标发起攻击时，发现该目标与教堂很接近，于是将炸弹偏离了攻击目标，后来炸弹在一片树林里爆炸，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²⁶ 上述引文。(注解 10)。

²⁷ 罗伯斯顿勋爵，科索沃：危机的说明，国防部，伦敦，1999 年，第 13 页。

²⁸ 1999 年 4 月 17 日 1800 个英国夏令时。

²⁹ 北约新闻简报，1999 年 4 月 15 日。

Prizren-Dakovic 路上三个报道过的袭击地点：Velika Krusa, Gradis and Terezifki,³⁰ 他收集了弹药的碎片并且记下它打的序列号。他说，在 Gradis，有机枪扫射和轰炸的证据，和海湾战争中 A10 的攻击很类似。³¹ 北约新闻简报的记者试图准确地探知杰米·施所指的攻击是哪一个，因为在护送的区域至少有两次攻击。有一录音带详细地描绘了一个三辆车组成的纵队在 Djakovica 附近遭受攻击的情况，但是后来证明和护送难民事件无关。

Marani 将军回答记者关于从 15,000 英尺高度发起攻击的问题。他说目标坚定更为复杂，并且和其他许多信息有关，而不仅仅是飞行员在飞行前和到达目标区域前所了解的那些别的飞机和武器系统的信息。换句话说，一个队伍的努力非常重要，没有一个单个的飞行员按自己的主观行动。

4月19日陆军准将丹·里弗作了详尽的解释。³²他描绘了4月19日两起使用500磅激光导航炸弹事件。第一起是在 Djakovica 的西北地区于 11:10 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对一架飞机进行袭击，该飞机机组人员被认为应对几座房子的着火负责。接着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11:48 分则对乡村的一队车辆进行了袭击，致使油库燃烧后产生了爆炸。第二起事件涉及到在 Djakovica 东南方向主要道路上的一队超过一百辆的车队。前 20 辆车的款型和颜色都是一样的，在行进中保持既定的速度和间距，这表明它们可能是军事行进。当然也可能是正在护送一批平民被迫迁徙的车队，但由于情报材料显示这是一次军事护送。于是 F-16 战斗机和美洲虎攻击机于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12:19 分袭击了车队中几辆领头的车辆。不是所有的攻击都成功，有些遭到了防空力量的抵抗。后来有人向军事行动指挥官计划者提出质疑，塞尔维亚部队不太可能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行进，因此比 F16 速度更慢但性能更稳定的 A-10 飞机被命令起飞进行查实，并且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13:00 暂停了攻击。由于报道说该车队包括军车和普通老百姓的车辆，所有的袭击计划取消。飞机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 13:20 撤退。

什么是法律要求？

对 1977 年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的签约国家来说，³³ 在执行一项袭击任务之前，责任是“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合理到证实将要袭击的目标是……) 军事目标。”³⁴ 合理的预防可以界定为“行得通的和实际上可能的，考虑了所有相关的情况，包括人道主义的和军事上的考虑。”³⁵

人道主义的考虑将要求飞行员接近目标以辨认它是否正确；军事上的要求将要求飞行员飞在安全的高度以减少来自防空火力的危险。这不是能轻易解决的冲突。

与此相关的还有怀疑规则。在一个人是否是平民或者一个物体是否民用有怀疑的时候，议定书规定假定为平民身份。³⁶

对议定书的非缔约国而言，习惯法也要求他们只攻击军事目标，这就意味着要把军事

³⁰ 或者也许可能是 Tezick Most Zrze.

³¹ 《独立》，1999 年 4 月 17 日

³² 在 www.fas.org/man/dod/docs99/s990419b.htm 网页上可查到。

³³ 例如，在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和法国不是协议的签约国，但德国和英国是。

³⁴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7 条第二款(a)(i)项

³⁵ 修改第一附加议定书时，英国作了一个对这一要求的理解的声明。《红十字国际评论》，第 322 卷，1998 年 3 月。1981 年常规武器公约 1996 年 5 月 1 日炸药议定书修正案第 3 条第 10 款包含类似的语言。

³⁶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0 条第 1 款和第 52 条第 3 款。关于第 50 条第 1 款，英国在修改议定书时，作了一个关于规则适用的理解的声明“只有在判定后仍然保持实质性的怀疑的情况下(……)作出，并且没有超过指挥官在他指挥下保护军队安全和保持军队状况的责任，同议定书其他条款一致。”同前。

目标同民用的物体分开来。关于注意的精确的标准并不清楚。不过肯定不会高于议定书 1“作每件事情都要合理”的标准。但最起码习惯法要求负责攻击的人不要攻击他们知道或者相信是平民的人和民用物品。

袭击的责任³⁷

无论一个国家是否是议定书的缔约国家，其部队都要尊重试图平衡军事上考虑和人道主义考虑的习惯法规则。在适用这一规则的时候，军事决策制定者在决定使用什么武器和战略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各种不同的因素，压制敌人的军事目标的目的要和附带的损害或损失减少到最小联系在一起：

- a. 情况的紧急程度和目标的重要性；
- b. 被提议目标的情报，如现在和将来会用来干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
- c. 什么武器是可行的，他们的射程，准确性以及影响的范围；
- d. 影响击中目标的准确性的条件例如地形，天气，晚上或者白天；
- e. 影响意外损失或者损害的因素，例如目标附近接近平民或民用物品的东西或者其他被保护的的东西和区域是否有人居住，或者袭击结果会不会导致有害物质的释放。³⁸

智能武器，如果有的话，对袭击者而言增加了选择项。从法律角度而言，他不仅要对能使意外损失最小化的防范措施进行估计，还要对不同的战略或者武器进行比较，以选择和军事上成功相一致并且损害最小的方式来操作。

均衡原则的适用在口头上宣布比在实际上运用容易得多，因为采取一种将能减少意外伤害的袭击的方法将会提高袭击部队的风险。对袭击者所要求的注意的程度的法律并不清晰，因此他相应地要承担这种程度上的风险。³⁹

正如作者在前面所写到的：“……军事不能总是践踏人性。照顾到保护平民，战士们必须接受某些使他们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的因素。均衡原则对一个战士应尽到的注意程度的要求和他要承担何种程度的风险的规定并不清楚。每一件事情都依赖于目标，时间的紧迫，能够运用的技术等等。”⁴⁰

这种态度在英国防卫主义中也有所反映。“选定目标。对指挥官和计划者们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决定什么组成一个合法的目标和如何袭击它。这一步要围绕着鉴别和均衡原则来进行。袭击应该针对战士和其他军事上的目标进行。平民居民和民用物品不应该被故意地击中；敌人的平民的民心不是合法的袭击目标，那些企图在平民中扩大恐怖氛围的袭击显然是被禁止的。如果袭击带来的附带的平民的伤亡或者损害对它希望产生的直接的军事有利地位而言过分的话，甚至连军事目标也不应该作为袭击的目标。法律规定目标的军事价值需要在当时的环境下去考虑。因此，一个指挥官需要有一种对一个目标的重要性和击中它的价值的最新的，直到现在的估计。假如存在可获得的袭击的武器和方法的选择，一个指挥官应该选择最可能避免或者最小化意外的平民伤亡或损害的武器和方法。然而，他有权利考虑其

³⁷ · 这一段选自作者在《现代武装冲突法指南》中的论文，国际红十字会，日内瓦，1999。

³⁸ 英国在批准第一附加议定书的时候，宣布“军队将领或者其他对计划、决定，或者执行袭击负责的人达成的最终决定必须在他们对在相关时间能够得到的各方面的信息进行评估后达成。”上注（注解 35）。

³⁹ 鲍格威尔，上注（注解 18），第 9 页，认为这一问题可在交战规则中解决：“……一些目标能够要求有保障的准确性，飞机/航空母舰可能处于敌人防空的更不利的位置。在这种情形下，爱丁堡皇家天文台需要使得想得到的身份鉴别的标准十分清楚。因此，机组人员，（他们是）富有效率的法官和陪审团，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方案。”

⁴⁰ A.P.V.罗杰斯，“平民居民总数引导战斗并操纵风险”，《军事法和战争法评论》，1982 年第 310 页。

他因素例如他拥有的不同武器的库存量和未来可能的要求，袭击的合时以及他的部队的风险。不过，个别情况下指挥官为了避免或者减少对敌人的平民造成的附带的损害而不得使自己的部队面临的更大的风险。⁴¹

防卫的责任

保护平民免受武装冲突的影响不仅仅是袭击者的责任。广义上的责任不仅仅落在武装部队身上而且由行政部门和政治领导承担。协定书 1 对它的签约国对此作了非常具体的要求，只要可能，将平民从军事目标附近转移，避免将军事目标置于人口密集地区或者附近，并且提供像庇护所一类的场所来保护平民。⁴² 不幸的是，有证据证明有些国家不但没有遵守国际法的要求，而且故意把军事目标设在要保护目标的附近或者把平民安放在军事目标附近以保护军事设施免遭袭击，甚至希望引起国际上对敌人的谴责如果平民被杀或者民用设施被毁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袭击的人并没有从他们仅袭击军事目标的义务和尽量减少意外损害的义务中免责，但是考虑到均衡原则，任何一个法庭在处理这一事端的时候将会考虑到防卫者的违法性作有利于袭击者的判断从而达到平衡。⁴³

在实践中适用法律上的要求

看起来，至少有一些有关飞机攻击地面目标的例子说明袭击者的风险在实际中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问题。

如果目标足够重要，那么更高级的指挥者就准备接受机组人员冒更大风险以便准确辨别并击中目标的事实。没有听说过没有风险的战争。举个例子，风险也可能发生在营救那些被击落的飞行员或者调动侦察部队又或者在敌占区执行目标确认任务。

然而，如果目标被估计为不值所冒的风险并且为了保护他们设一个最低的操作高度，实行操作的飞机机组人员将不得不自己估计辨别和攻击指定目标的风险。如果他们的估计是(a) 足够接近目标的风险太高，(b) 因为缺乏对目标的确认而有对平民或者民用物品造成意外死亡、伤害或者损害的危险，和 (c) 如果袭击不被执行，他们或者友好部队没有急迫的危险，他们没有必要置自己于不利地位去确认目标。非常简单，袭击不会执行。

交战规则可以适用一种标准来弄清楚上面的问题：“你确信那个目标是一个军事目标吗？假如你有怀疑，如果不执行袭击的话，你或者友好部队会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不是，袭击就不应被执行。”

个人责任

当然，武装部队的成员们不能作如此冷静的计算像一个刑事审判中的审判员一样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紧张的时刻，即使他们不能肯定目标为军事目标甚至本身也不处于危险之中，他们也会释放他们的武器。后来任何法庭在裁判相关的事件的时候都会考虑均衡原则。他们将会估计目标的重要性并与预想的意外损害相比。然而，当使用均衡原则时袭击部队承担的风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处理这类案件时，法庭将会设身处地地站在武装部队成员的立场考虑，考虑所有的环境因素，因此在考虑当事人的过失之前，像当事人一样经历当时的

⁴¹ 英国防卫主义 (JWP 0-01) 1996 年由英国国防部长宣布

⁴² 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58 条。

⁴³ A.P.V. 罗杰斯，《战场上的法》，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1996 第 79 页。

情况。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承认操作的真实。这使得只有袭击是故意发起的并且是在意识到将会造成在期待的具体和直接的军事优势下明显过分的平民的死亡, 伤害或者损害的情况下意外的损失或者损害是一种犯罪。⁴⁴ “明白无误的”这个字眼的使用确保法院只有在过分的意外损害很明显时才会介入, 指挥官在战场上判断失误的案件不介入。⁴⁵

武装部队的成员在困难的环境下在他的水平上做到最好以符合武装冲突法将不用担心随后受到询问, 即使他在压力下犯了错误。

结论

法律不要求在武装冲突中没有伤亡。然而, 法律权宜和公众的情绪融合在一起要求伤亡, 无论是否存在于武装部队成员之中还是平民居民之中, 应该将紧急武装冲突所允许的伤亡减少到最小程度。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对目标的确认, 因为攻击错误的目标很可能导致附带伤亡。对注意要求的准确的程度依赖于环境, 特别是在时间允许作一个决断的情况下。在对一个目标的属性产生怀疑的时候, 一项袭击不应该被执行, 除了如果袭击失败的话袭击的部队将会遭遇直接的危险。

翻译: 盛茜

⁴⁴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第 8 条, 第 2 款(b)(iv).

⁴⁵ Roy S.李(ed.), 《国际刑事法院》, Kluwer 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第 111 页。